

建築快樂的空間

Interview with Spatial Practice

Written by Sylvia Chan Photography by Leo Chan

我城，高效的辦公樓天天催促我們忘我工作。然後，十一月。辦公樓忽然五光十色，牆壁出現閃亮的聖誕樹，巨型的鹿車，聖誕老人坐在上面向你揮手，提醒你突然放縱，肆意娛樂。平安夜，喧囂的海旁，戴着聖誕帽，在人海中看維港兩岸的燈飾，被人群推着向前，在燈飾熄滅之前，追趕快樂。聖誕快樂之後，又是高效而營役的一串日子。

我喜歡相信，在消費與娛樂以外，聖誕快樂可以有很多層次，而快樂不是追趕，卻是靜下來，感受一刻的寧謐安好。我懷疑，假如我城的聖誕不曾美麗得那麼 lush，而我們都有點空間靜下來，我們或許終於會有閒暇，思索還有甚麼值得快樂。今年聖誕，iic mall 邀請建築事務所 Spatial Practice，設計商場的聖誕裝飾。Spatial Practice 的設計，破除 Kohn 的框框，希望在商場創造一個公共廣場，讓人們詮釋快樂。快樂的空間，大概可以建築出來的。

Spatial Practice 設計的聖誕裝飾，由中庭的七棵聖誕樹，以

及分佈在商場各處的十件聖誕小部件組成。七棵聖誕樹懸掛在樓高四層的中庭當中，最大的直徑近七米，高十三米，而最小的直徑也有三米，高八米。聖誕樹被建築師簡化為抽象的圓錐體，不同顏色的半透明布料構成聖誕樹的表面，布料經設計師及工匠細心摺疊縫合，使用淡雅的色彩，而七棵聖誕樹共使用 2.74 幅布料。每棵聖誕樹有兩層布料，兩層布料中間是發光的燈飾，而圓錐體裏面有着不同的裝飾。每棵聖誕樹下，是手做的地毯，編織上聖誕圖案。聖誕樹在中庭空間會上下移動，其中最大的聖誕樹以紅色色調為主，裏面裝置相機，供參觀者拍攝留念。在商場的人們除了在中庭觀賞聖誕樹，也可以自由尋找在商場不同地方的十件聖誕裝飾，參與一趟與聖誕有關的空間旅程。

Spatial Practice 是以香港為基地的建築事務所，在一年半前由 Erik Amir 及 Dora Oh 成立。Spatial Practice 團隊自今年二月開始籌備這件聖誕作品。Dora 及 Erik 與我們分享了他們對聖誕與建築的想法。



Erik Amir 及 Dora Chi。

MAGAZINE P... MP
Erik Amir... EA
Dora Chi... DC

MP: Spatial Practice 是建築事務所，而建築講求空間設計，往往很少着眼純粹裝飾，所以一般商場的聖誕裝飾，都由裝飾公司主導。為甚麼你們會參與這次商場聖誕裝飾設計項目？

EA: 我們在一年半之前移居香港，建立事務所。香港是亞洲中心，東方與西方的元素輕鬆地融合在一起，既有超高密度的空間，又有廣泛的綠色郊外，所以我們覺得香港是適合我們發揮創意的地方。在這裏，我們把握機會作不同嘗試。O3B 這次突破由裝飾承建商主導的模式，邀請

建築師為商場設計聖誕裝置，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機會，讓我們發揮創意。不同界別有不同局限，而跨界別合作往往帶來新發現。我們的聖誕裝飾設計並非僅讓人駐足觀賞的物件，卻着重作品與人的互動。在過去十年，社交媒體迅速發展，我覺得人們沒有變得彼此疏離，他們之間反而有更多接觸、更多對話。我們希望透過這個聖誕裝置，以建築的規模將這種互動展現出來。在我們的設計當中，人們費一點勁，來到每棵聖誕樹下的手織地毯，仰望藏在聖誕樹裏面的裝飾，拍一些自拍照，主動為自己帶來新思考，為自己帶來驚喜。而聖誕樹下的手織地毯也可以是藝術表演的舞台。藝術需要主動參與這個

概念，對於我們的事務所一直非常重要。
DC: 中庭的聖誕樹以較抽象的形式展現，除了象徵典型的聖誕樹，也喚起有關聖誕節在森林漫步、有關快樂的聯想。除了中庭的聖誕樹，我們的設計也運用了其他與聖誕相關的基本元素，像雪人、星星、聖誕襪等，而我們簡化了這些元素，並透過物料與改變這些元素的大小，重新詮釋它們，改變它們彼此與人們之間的關係，令它們有趣而優雅。這些小部件分佈在商場不同地方，我們希望設計一種空間互動 (spatial engagement)，又或一個空間旅程。

MP: 聖誕節對於你們有甚麼意義呢？

DC: 聖誕節彷彿是一個旅程，是期待、興奮、發現、奉獻、創造和分享回憶的旅程。分佈商場的聖誕小物件，就為了喚起人們的聖誕回憶，而人們又可以拍拍自拍照，記錄當下一刻。而到達中庭時，人們可以不同角度欣賞聖誕樹，可以在樹旁邊，也可以在樹下面。我們希望人們放慢腳步，用一分鐘、兩分鐘，為自己帶來驚喜的時刻。

EA: 我們特意設計了旅程的每個時刻，好像看電影一樣，有安靜的時刻，又有激盪的時刻。我們相信參觀者是 smart audience，不會滿足於二元、單靠眼睛的裝飾。我們相信香港的參觀者是具有心思的，他們會願意投入旅程，改變思維，發掘靈感，在每棵聖誕樹之間跳來跳去，發現自己的寶藏。

透過作品，我們也希望探討我們在這個社會生活的方式，以及有關回憶與歷史的議題。過去十年，我們透過社交媒體、自拍等紀錄人類的歷史，每個人拍攝相片，創造回憶。我們希望將這個現實翻譯進我們的作品裏。我們的設計讓人們可以從不同樓層、不同角度拍攝聖誕樹的照片，每個人可以自己決定站在哪裏欣賞聖誕樹。
DC: 我們希望創作一個令人妙

想天開的聖誕森林。

MP: 這些聖誕樹運用了一層一層的布料，用人手摺疊疊合，而聖誕樹下的地毯也是手做的。為甚麼你們會着眼作品的工藝元素？

EA: 細節可以令作品變得別具匠心，我們希望作品帶來一種魔幻的效果，希望觀賞作品的人會思考：這件作品是怎樣運作的呢？因此我們特意隱藏了作品的機械裝置，鼓勵人們發掘並與作品互動。這也是創造空間體驗的一種方法。

DC: 我們為作品創造了很多模型，很多東西都親手製作，包括早期的概念模型，以至縫合布料的細節。聖誕樹布料有絲的質感，半透明，帶來夢幻的感覺。我們花了兩、三個月尋找適合的感覺，再花了兩、三個月研究縫合的技巧。另外聖誕樹下的地毯也是手做的，地毯與聖誕樹相輔相成，編織了以聖誕為主題的圖案，以金色、紅色、綠色為主。地毯定義了每棵聖誕樹的邊界，人們在每個不同空間都有獨特的體驗。這次共有近30個工匠參與製作，而很多東西我們都要親手試驗。創作需要勇氣，需要不斷嘗試新事物。這次經驗很有趣，我們也學習到很多新東西。而試驗與感覺對於 Spatial Practice 一直非常重要。

MP: 聖誕樹裝置運用了商場的中庭空間，而商場中庭是香港獨特的空間類型。這種空間類型怎樣啟發了你們的設計？

EA: 作為建築師，我們將整個商場看作都市規劃，我們希望設計在商場當中的體驗。香港的都市沒有很多公共空間，這個中庭可以是一個快樂的都市廣場，就像意大利的廣場一樣，是重要的都市元素。我和 Dora 在香港大學建築系任教，我們的課題是「Cities in cities」，探討高密度城市的創新方案。我們相信城市是世界的未來，20年內，全球百分之70的人口將居於都市，而城市是人類最重要的發明。我們需要新的城市模式，垂直城市已經不再足夠，它不能提供足夠的公共空間，我們也需要橫向的空間讓人們互動，而空間也必須具靈活性。我們的聖誕樹裝置令中庭的空間不斷改變，人們在商場當中，並不會單單進行消費，卻會以非典型的方式使用空間，彷彿身處都市廣場一樣。

DC: 我們希望創作簡單而有趣的空間體驗，人們嘗試尋找商場裏不同角落的小物件，與它們作出不同的互動。聖誕樹的位置鼓勵人們向上看，往下看，停下來，輕鬆一點，在聖誕樹裏面與朋友相視一笑。



聖誕樹被建築師簡化為抽象的圓錐體，不同顏色的半透明布料構成聖誕樹的表面。



在每棵聖誕樹下仰望，可以看到樹裏面有不同的裝飾。

MP：這個項目的命題是聖誕裝飾，作為建築師的你們，將項目闡釋成城市設計，你們自己會怎樣定義這次創作？

DC：這是一種空間介入 (spatial intervention)，是一種空間體驗。

EA：我們期待在未來一個月，紀錄人們與裝置的互動，看它如何改變。創作並非在完成裝置的一刻完結，我們希望觀察人們的行為模式。

MP：聖誕節總令人想起回家那種暖暖的感覺。白天你在以色列成長，在意大利、巴黎、美國、亞洲等不同地方學習與工作，而Dora你是美籍台灣人，在美國成長。不知道你們會怎樣理解「回家」這個概念？

DC：這大概是一種陳腔濫調的說法，不過這是我的母親說的：「Home is where the heart is」。我想這就是家的意義，你會創造自己的身分與回憶，會作出不同的聯想。而聖誕節總令人想起過去的時刻，氣味、燈光、聲音，都令人想到童年。我們的設計也著意透過不同聖誕元素的佈置，帶來家的回憶。

EA：我想家是一個令人感覺安全的地方，你擁有一個環境，而你自然地與這個環境互動。所以我們這次設計也希望營造一點安靜的感覺，在聖誕樹下，你與朋友在安靜的環境當中，擁有當下的環境。參觀者可以作出選擇，擁有聖誕樹下屬於他們的地毯，

定義他們自己的環境，感到受保護。

MP：Spatial Practice目前以香港為基地，你們未來有甚麼計劃？

EA：我們希望改變香港的天際線，為都市帶來更多富創意的項目。我們目前在台灣有兩個興建中的塔樓項目，高雄的住宅項目將於明年竣工，而我們也正為巴黎一所以affordable luxury為定位的時裝店作品牌設計。我們希望找到有雄心的合作夥伴。

DC：我們在亞洲看到很多機遇，不少地區正由發展中地區變成已發展地區，需要很多創意投入。我們希望與喜歡突破的業主合作，衝破限制，像這次聖誕裝飾項目一樣。我們相信最好的 (greatness)，希望透過合作實現夢想。



七棵聖誕樹在中庭空間會上下移動，其中最大的聖誕樹以紅色色調為主。

後記：

從前，每年聖誕，我喜歡躲在家裏，煞有介事地看《雪人出來了》，幻想以後某年某地某個白色的聖誕。後來某年，在蘇格蘭高地堆砌起自己的雪人，我想着家裏。然後自然發現，一個人的白色聖誕，實在過份浪漫，當中感受，豐富得令人只想回到家裏，重新感受打開公仔箱、看《雪人出來了》那份簡單的快樂。我問Dora和Dora今年聖誕會做甚麼呢。Dora輕描淡寫地答，去LA，回她家裏。Dora一笑。這些事情，永遠都是陳腔濫調，極度 (cheesy) 的。聖誕快樂就是平安地回到家裏，非常簡單，卻暖